

疯 人

——他的寓言和歌诗

(1918)

绿 原 译

你问我怎么变成了疯人。经过是这样的：远在众神还未降生之前，有一天，我从酣睡中醒来，发现我所有的面具——我七生中塑成和使用的七副面具都被偷走了。我脸上没有遮掩，一边跑过一条条拥挤的街巷，一边呼喊：“抓贼！抓贼！抓住那些该死的贼！”

男男女女都嗤笑我，有些人还怕我怕得跑回了家。

我到了集市上，一个年轻人站在房上叫嚷：“他是疯人！”我仰面去望他；阳光第一次亲吻了我那裸露的脸。虽然阳光第一次亲吻了我那裸露的脸，但是它却激起我的灵魂对阳光的爱，我不再需要面具了。我仿佛神志恍惚，喊道：“有福了，偷我面具的贼有福了！”

于是我变成了疯人。

疯癫使我得到了自由和安全——孤独的自由和不为人所了解的安全，因为那些了解我们的人总想从某些方面役使我们。

可我也不要为我的安全过于自得吧。即便是牢房里的一个贼，也是不会受害于另一个贼的。

上 帝

远古时代，当我的嘴唇第一次发出言语的颤音时，我登上圣山对上帝说：“主啊，我是你的奴仆。你隐秘的意旨便是我的法度。我将永远服从你。”

上帝没有回答，却宛如一阵狂飙咆哮而过。

一千年过后，我登上圣山又对上帝说：“造物主啊，我是你的受造之物。你用泥土塑成了我，我的一切都出自于你。”

上帝没有回答，却宛如一千只迅捷的翅膀一闪而过。

一千年过后，我登上圣山又对上帝说：“父亲啊，我是你的儿子。你出于怜悯和慈爱而使我降生人世，我将出于孺慕和崇敬而继承你的王国。”

上帝没有回答，却宛如笼罩远山的云雾顷刻弥散了。

一千年过后，我登上圣山又对上帝说：“我的上帝，我的目标，我的成就啊，我是你的昨天，你便是我的明天。我是你地下的根，你便是我天上的花，我们迎着太阳生长在一起。”

于是上帝向我俯下身来，对我亲切耳语，他甚至拥抱了我，如同大海拥抱一条奔向她的溪流。

当我走下山，来到溪谷和平川时，上帝也在那里。

我的朋友

我的朋友，我并非我的外表所显露的那样。外表不过是我穿的一件外衣——一件保护我不被你探询，也保护你不被我忽视而精心编织的外衣。

我的朋友，我内心的“我”隐居在寂静之所，它将永远滞留在那里，不被觉察，不可接近。

我不想要你相信我说的话，也无意要你信赖我做的事。因为我的言语无非是你自己的化为声音的思想，我的举动无非是你自己的化为行为的希望。

你说：“风向东吹，”我便说：“是的，风向东吹。”因为我不想要你知道，我想的不是风，而是海。

你不会领悟我航海的意志，我也不想要你领悟。我愿独自一人在海上。

我的朋友，对于你是白昼，对于我便是黑夜。然而即便那时，我也将说起跳跃在山头的正午和溜过溪谷的紫色阴影。因为你不会听见我那幽玄的歌声，也不会看见我那搏击星辰的翅膀，我也不想要你听见和看见。我愿独自一人伴随黑夜。

你升到你的天堂，我便降到我的地狱。即便那时，你隔着那无法跨越的深渊呼唤我：“我的伙伴，我的朋友，”我也呼唤你：“我的朋友，我的伙伴。”因为我不想要你看见我的地狱。火焰会烧灼你的目力，烟尘会充塞你的鼻孔。而我却太喜爱我的地狱，不想要你来观望。我愿独自一人在地狱中。

你爱真实、美丽和公正；我为了你，便说爱得好，爱得对，可我心里却嗤笑你的爱。然而我不想要你看见我的笑，我愿独自一人发笑。

我的朋友，你善良、谨慎、明智，不，你简直完美无缺；而我呢，也明智而谨慎地同你讲话。然而，我却疯了。可是，我掩饰我的疯癫，我愿独自一人疯癫。

我的朋友，你并非我的朋友，可我又将怎样使你领悟呢？我的路并非你的路，可我们却手携手地走在一起。

稻草人

有一次，我对一个稻草人说：“你站在这片偏僻的田地里，一定感到厌倦吧。”

他却说：“吓人的喜悦是深切而持久的，我从不感到厌倦。”

思索片刻后，我说：“此话不假，我也感受过这种喜悦。”

他说：“惟有填塞稻草的人才会有这种感受。”

于是我离开了他，不知他是恭维我还是藐视我。

一年过后，这期间稻草人变成了哲学家。

我再次从他身边经过时，看见两只乌鸦在他的帽下筑了一个窠。

梦 游 者

在我出生的小镇上，住着母女二人，同患梦游症。

一天夜晚，人世寂然，母女二人梦游之中在她们薄雾弥漫的花园里相遇了。

母亲开口说：“好哇，好哇，我的冤家！你毁了我的青春，——把你的生活建立在我的生活废墟上！我恨不得杀死你！”

女儿开口说：“呸，可恨的女人，又老又自私！惟恐我自在了！一点！想要我的生活符合你那衰朽的生活！还不快一点死！”

这时，一只雄鸡啼叫了，两个女人都醒了过来。母亲温和地问：“宝贝儿，是你？”女儿温和地回答：“是我，妈妈。”

聪明的狗

一天，从一群猫身边走过一只聪明的狗。

他走到近前，看见他们非常专心致志，没有注意到他，便站住了。

当时猫群中站起一只神色凛然的硕大的猫，望着大家说：“弟兄们，你们祈祷吧。等你们再三祈祷后，毫无疑问，天上肯定会降下老鼠来的。”

狗听见这话，暗自发笑，便转身离去，说道：“嘿，又瞎又蠢的猫，经文早已写明，我和我的前辈父老早已知道，祈祷、信仰、恳求所换来的，不是天上降老鼠，而是天上降骨头。”

两个隐士

在一座荒僻的山上，住着两个隐士，他们崇奉上帝，又彼此友爱。

这两个隐士有一个陶碗，这是他们唯一的财产。

一天，一个邪恶的精灵钻进了年长的隐士的心里，他便走到年轻的隐士面前说：“我们一起住的日子不短了，该分手了。把我们财产分一下吧。”

于是年轻的隐士悲伤起来，他说：“兄长，我很痛心你竟要离开我。若是你非走不可，也只得随你。”他便取来陶碗给了他，说道：“我们不能分它，兄长，你把它拿去好了。”

这时年长的隐士说：“我不想接受施舍。我只要我自己的东西。必须把它分一下。”

年轻的隐士说：“若是碗破了，对你或对我又有何用呢？若是你愿意，我们倒不如拈阄。”

可是年长的隐士又说：“我要的只是公平和我自己的一半，我不想把公平和我自己的一半寄托在徒然的运气上。这碗非分不可。”

于是年轻的隐士再也讲不出道理，他便说：“你果真要分，而且即或如此，你也会得到这碗的话，我们现在便打破它吧。”

不料年长的隐士的脸变得极为阴沉，他喊道：“嘿，你这该死的懦夫，你偏偏不想争吵。”

有予有取论

从前有一个人，他有满满一山谷的针。一天，耶稣的母亲来到他这里，说道：“朋友，我儿子的外衣破了，我必须在他去圣殿之前补好。你愿意给我一根针吗？”

他给她的不是一根针，而是一篇论有予有取的渊深的讲道文，让她在她儿子去圣殿之前带给他。

七个自身

在夜晚最寂静的时辰，我躺着朦胧入梦，我的七个自身坐在一起，这样窃窃私议：

第一个自身说：喂，这些年来，我借这个疯人的躯体栖身，除了白昼让他恢复苦痛，黑夜让他重感忧伤以外，实在无所事事。我再也难以忍受我的命运，我要反抗了。

第二个自身说：老兄，你的命运比我的强多了，因为我被分派来充当这个疯人的喜悦的自身。他想笑我便要笑，他快活我便要唱，倘若他更兴奋，我便要用三倍快的步子跳舞。是我才想反抗我这种劳累的生活呀。

第三个自身说：我这个被爱情折磨的自身，疯狂的情感和荒诞的欲念的炽热火把，命运又如何呢？是我这个患相思病的自身才想反抗这个疯人。

第四个自身说：和你们各位相比，我最悲惨，因为分派给我的只是讨厌的怨恨和有害的憎恶。是我这个暴风一般的自身，降生于地狱黑岩洞内的自身，才想反对服侍这个疯人。

第五个自身说：不，是我，思虑的自身，冥想的自身，饥渴的自身，注定要为探索未知之物和未造之物徘徊不息的自身，想反抗的是我，不是你们。

第六个自身说：我呢，劳碌的自身，可怜的苦力，用耐劳的双手和渴望的眼神，变时光为形象，给自然力以崭新而永恒的形式。是我这个孤独的自身才想反抗这个不安宁的疯人。

第七个自身说：真奇怪，你们各位都有一个注定的命运可以实现，竟然也要反抗这个人。嘻！我要能像你们任何一位那样，做一个有确定命运的自身该有多好！可是我一无所有，我是无所作为的自身，当你们忙于重新创造生活时，我却处在沉寂空廓的虚无缥缈之中。邻居们，应该反抗的是你们还是我呢？

当第七个自身这样讲时，其余六个自身都同情地望着他，没有再说什么，随着夜色加深，都相继进入为新的愉快的顺从气氛所环抱的睡乡之中。

可是第七个自身没有入睡，却始终凝视着万物后面的乌有之乡。

战 术

一天晚上，宫里举行宴会，来了一个人伏在君王面前，所有的赴宴者都望着他。他们看见他的一个眼球脱落，眼窝里淌着血。君王便问：“你出了什么事？”这人答道：“殿下啊，我靠行窃为生，今天夜晚我去抢钱庄，因为没有月亮，我从窗子爬入时搞错了，走进了织匠作坊，黑暗中我撞到了织机上，把眼球磕了出来。殿下啊，现在我请求惩办织匠。”

于是君王派人找了织匠来，判处剜眼一只。

“殿下啊，”织匠说道：“判决极为公正，应该剜去我的一只眼睛。可是，唉，为了我能看见我所织的布的两边，两只眼睛我缺一不可。不过，我有一个邻居是鞋匠，也有两只眼睛，在他的手艺中，并不需要两只眼睛。”

于是君王派人找来了鞋匠。他们剜去了鞋匠的一只眼睛。这样一来，判决令人满意了。

狐 狸

一只狐狸在日出时望着自己的影子说：“我今天要用一只骆驼作午餐。”于是，整个上午他便四处走动，寻找骆驼。可是到了中午，他又看见了自己的影子，便说：“有一只老鼠便够了。”

明智的国王

从前，在遥远的威拉尼城邦有一个国王统治着。他既有权势，又有智慧。他的权势使人畏惧他，他的智慧使人爱戴他。

且说那个城邦中心有一口井，井水清凉明澈，全城居民都喝这口井的水，连国王和他的廷臣也不例外，因为没有其他的井。

一天夜晚，所有的人都入睡了，一个女巫进了城，往井里倒了七滴怪异的液体，说道：“从这个时辰起，谁喝了这井水都会变疯。”

次日早晨，除了国王和他的御前大臣，全城的居民都喝了这口井的水，都变疯了，正如女巫预言的那样。

那一整天，小街和集市上的人什么事也不做，只是交头接耳说：“国王疯了。我们的国王和他的御前大臣丧失理智了。我们当然不能让一个疯国王来统治。我们必须废掉他。”

那天夜晚，国王令人从井里盛来满满一金杯水。当水端到他面前时，他足足喝了一大口，然后递给他的御前大臣喝了。

于是，那遥远的威拉尼城邦隆重地欢庆起来，因为它的国王和御前大臣恢复了理智。

宏 愿

在一个酒店的桌前，三个人相遇了。一个是织匠，一个是木匠，另一个是农夫。

织匠说：“今天我把一件上好的亚麻布寿衣卖了两块金子。我们来开怀畅饮吧。”

木匠说：“我呢，卖掉了我最好的棺材，我们要一大块烤肉下酒。”

农夫说：“我只挖了一个墓，我的顾主却给了我两份工钱。我们再要一些蜜糕饼吧。”

那天晚上，酒店忙个不迭，因为他们三番五次要酒，要肉，又要糕饼。三个人豪兴不减。

店主搓着手，望着他的老婆不住地笑，因为他的顾主付钱很大方。

当他们离去时，已经是皓月当空了，他们沿路走去，一起唱着喊着。

店主和他的老婆站在酒店门前，目送他们的背影。

“嘿呀呀！”老婆说，“看这些绅士！多么大方，多么快活！但愿他们能天天给我们带来这种好运道！这样，我们的儿子便不用当店老板，不用这样操劳了。我们便能教育他，让他当一个牧师了。”